

明初祖闡、克勤使日因緣考

陳小法^{*}

摘要

洪武五年五月，祖闡、克勤奉命偕同懷良的使臣祖來等出使日本。不料日本政情發生變化，登陸後一行受到嫌疑被迫滯留博多。後在延曆寺座主的斡旋下，上洛入住向陽庵。通過天龍寺住持的引薦，會見了足利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足利義滿迅速遣使宣聞溪等隨明使一同南下太宰府。因等候季風，中日使臣又在博多停留達七月有餘，洪武七年五月底才得以回京復命。在日期間，明使除完成政治任務外，還廣泛與日本文人交流，索求天台教典，留下不少詩詞和美術作品。

關鍵詞：祖闡、克勤、天台教典、遣明使、文化交流、中日關係

序言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大明。同年十一月，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等國。但明使舟至日本境內，竟被賊所殺，詔書毀溺，宣諭不果。¹次年三月，遣行人楊載、吳文華一行使日，結果日本南朝征西府將軍

^{*} 陳小法，男，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義烏。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要從事明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

¹ 此次遣使因不載《明太祖實錄》，故受到質疑。但《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大明集禮》卷三十三、《皇明從信錄》洪武元年十一月〈詔四夷〉條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再，洪武五年（1372）使日的無逸克勤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中有「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於是以祖來入朝稱賀。」之句，說明在無逸克勤前已經有三次遣日使節，即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洪武三年。關於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的具體經過，祖闡、克勤在致日本天龍寺住持清溪通徹的尺牘（又稱《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中寫道「首



懷良親王（?-1383）不僅不奉命，還濫殺五名使者，並將楊載和吳文華囚禁三月後方才釋放。洪武三年（1370）三月，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不料，懷良親王以為趙秩系元世祖東征前夕的使者趙良弼（1217-1286）之後裔而擬加殺害。幸趙秩事先察覺，以正義凜然之態陳述了自己乃大明天使，明實異於元。懷良聞而氣沮，禮遇趙秩。並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同時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人。一行於洪武四年（1371）十月抵京。太祖十分欣喜，宴賚並厚賜使者。洪武五年（1372）五月，太祖命僧祖闡、克勤等人，送使者還國。因此，仲猷祖闡和無逸克勤是在這種情況下奉命出使日本的。

一、出使目的

祖闡，鄞縣人，俗姓陳氏。生卒年不詳。道號仲猷，別號歸庵、四明桴庵。從佛智匡禪師剃染，臨濟宗大惠派元叟行端（1255-1342）的法嗣，楚石梵琦（1296-1370）的法弟。歷住江州圓通崇勝寺、明州慈溪蘆山普光禪寺、香山智度禪寺等，赴日時為明州天寧寺²住持。洪武五年奉命與無逸克勤出使日本，七年（1374）回國，隱居鄞之龍山。³著述有《禪宗雜毒海》十卷，為精選宋代偈頌而成，刊行於洪武十七年（1384）。

克勤，字無逸，亦稱「且庵」。生卒年不詳，紹興蕭山（今屬杭州）人，少學浮圖，通儒釋書，天台宗澄性湛堂的法裔。洪武五年與仲猷祖闡等出使日本前被任命為金陵瓦官教寺住持。回國後，賜白金百兩，文綺二，令克勤之父華毅給克勤蓄發還俗。時朝中大夫競相賦詩艦餞之，大學士宋濂（1310-1381）

命使適日本通好。舟至境內，遇賊殺害來使，詔書毀溺。」

² 《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寺觀〉五，「寧波府天寧禪寺」載：《嘉靖浙江通志》：在府治西南，惠政橋北。《延祐四明志》：唐為國寧寺，大中五年置。宋崇寧二年改崇寧萬壽。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是年又改報恩光孝。《成化四明郡志》：後又名天寧報恩。建炎間寺燬。元至元十九年復燬，僧可舉重建。至大二年燬於倭。至治元年，僧善德重建。明洪武二十年，佛殿圯，住持嗣曇重建。永樂五年建山門。宣德十年郡守鄭璐建鐘樓。正統六年建藏殿。十年建千佛閣。景泰二年建方丈。成化元年建羅漢堂。

³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八，〈歸菴記〉載：「鄞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



亦作《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克勤也和作《應制賦醉學士歌》⁴。後封為考功監丞，並出任山西布政使。

與前幾次遣使不同，這次太祖不派官吏而特別遴選僧侶出使日本，其用意何在？對於此，多種文獻都有記載。

薛俊《日本國考略補遺》〈國朝貢變略〉：

（洪武）五年，遣僧祖來、無逸往宣佛教，諭其來貢。太祖皇帝謂劉基曰：「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蚤警寤，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逸往彼，化其來貢。

即由高僧以佛教敦促日本歸順來貢。

季潭宗泐（1318-1391）在《送祖闡克勤二師使日本》中寫道：

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貲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欽其衷，複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⁶

因為日本崇尚佛教，所以也以僧為使節。

而祖闡、克勤在致天龍寺住持清溪通徹的尺牘中提到：

尋有島民，踰海作寇，數犯邊鹵，多掠子女。皇帝一欲同兩家之好，悉置而不問，但令自禁之。故後復兩遣使來，諭以此意，俱為征西所沮。彼自入朝稱貢，皇帝雖不拒來，然知其非日本國王，必欲遣使入關為正。回使奏云：「若欲過關，非僧不可。若仍以詔去，必又留於征西。」遂有選僧奉使之命。⁷

⁴ 詩曰：「內廚官酒葡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顏。醉來不知烏紗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卹學老恩最優，幾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載於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2604。題目為〈華克勤《應制賦醉學士歌》〉。

⁵ 官署名。洪武八年（1375）置，設令一人，正六品，後改正七品，丞二人，從六品，後改正八品。十八年（1385）罷。與當時所設承敕監、司文監參掌給授誥敕之事。

⁶ 詩的後半部為：仲猷知心宗，無逸寫經義。二使當此任，才力智餘也。朝辭闈闔門，夕宿蛟川溪。鉅艦揚獨，長風天萬里。如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蒼茫熊野山，一發青雲際。王臣聞詔徠，郊迎舉欣喜。時則揚帝命，此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況茲將命行，孰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顯言慎終始。

⁷ 此尺牘被稱為《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現藏於東京大學圖書館。《大日本史料》補



在這裡，選僧出使的理由說得很清楚了，如果不用僧使，定為非國王的懷良所阻，聖諭根本抵達不了北朝。即使僧使，為了避免被懷良識破，還不能攜詔書同去。正是由於這一點，當兩使者抵達博多時，因沒攜國書受到嫌疑，被今川了俊軟禁於博多聖福寺百餘日。⁸

關於這次遣使的目的，太祖在《和宗泐韻》中曰：

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導凶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使遠方，勿得多生事。入為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珍重浦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瀚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日日宿海涘。艤舫⁹挂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尤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相際。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勿失經之理。入國有齊時，齊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化頑心，了畢纔方已。歸來為拂塵，見終又見始。

派遣僧使的目的是善導凶人，傳播仁義，直至「盡善化頑心，了畢纔方已。」最後當然是「蠻貊盡來賓」。

克勤在《致延曆寺座主¹⁰書並別幅》¹¹中有更明確的交代：

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於是以祖來入朝稱貢。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持克勤，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闕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鄉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問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而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勤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於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勤雖死弗為也。

遺第六編之三十三收錄此文書。

⁸ 其實，祖闡和克勤出使日本時帶去了國書，可對象是懷良親王。但是到達博多時，形勢大變，博多已經控制在今川了俊的手下。因此，兩使者只得謊稱沒攜國書。

⁹ 艤舫：一種古代戰艦。

¹⁰ 延曆寺座主即承胤法親王（1317~1377）。

¹¹ 伊藤松，《隣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三篇卷之一，頁355~365。



即與懷良親王通交不是明太祖本意，「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以達到禁寇通商之目的。那麼，不禁產生疑問的是，為什麼連續三次遣使至征西府的懷良親王，而這次突然改遣北朝の後圓融天皇呢？學界通行的說法是因明太祖對日本當時的情況知之甚少，以至把懷良誤認為日本國王而多次遣使招諭，後來得知懷良實非日本國王後，就改遣至北朝。這觀點看似合理，其實有勉強的地方。

元末明初可謂是中日禪僧往來最自由、最頻繁的時期。明朝建國的1368年，就有絕海中津（1336-1405）、汝霖良佐¹²、權中中巽¹³、如心中恕¹⁴（?-1419）、伯英德俊¹⁵（?-1404）、大年祥登¹⁶（?-1408）、元章周郁¹⁷（1321-1386）、明遠禪晟¹⁸、介然中端¹⁹等來中國留學。之前還有1350年入元的椿庭海壽²⁰（1318-1401）等等。明太祖完全有可能從這些日僧中得知日本的情況。實際上，

¹² 南北朝時代臨濟宗僧，春屋妙範的法嗣。生卒年不詳，亦名妙佐，周佐，字汝霖，出生于遠江國（静岡）高園的藤原氏。自幼出家，精通諸宗，擅長詞藻，名揚叢林。日本應安元年（洪武元年、1368）同絕海中津等一起來明，初入蘇州承天寺並掌管記室。在明期間與中國文人進行廣泛的詩文交流。於鍾山與中國的五山長老曾一起參與《大藏經》的點校，與絕海中津一起於英武樓謁見了洪武帝。1376年歸國，嗣法雲居庵的春屋妙範。1379年，因赤松義則之邀，為播磨法雲寺開山。後因將軍足利義滿之請，移居山城寶幢寺。著有《高園集》等。

¹³ 大統青山之法嗣。入明後任杭州中竺寺藏主。仲猷祖闈、無逸克勤使日時，作為通事回國。

¹⁴ 室町時代臨濟宗僧。諱中恕，道如心。出生於筑紫（九州）。師事古劍妙快，任天龍寺侍香。入明參禪季潭宗泐、了堂惟一、清遠懷渭等。回國後歸隱廬山亭。著有《碧雲稿》一卷。

¹⁵ 室町時代臨濟宗僧，歷任建長寺六十世、圓覺寺五十世、南禪寺五十三世、天龍寺二十六世住持。諱德俊（德儁），道伯英（白英）號青岳、遺老。出生武藏。師事了堂素安並承法嗣。入明後歷訪諸寺，參禪天童山的了堂惟一。歸國後歷住鎌倉圓覺寺、建長寺以及京都的南禪寺和天龍寺。晚年退隱太寧寺。著有《伯英儁禪師疏》一冊等。

¹⁶ 室町時代臨濟宗僧。歷任建仁寺六十八世、大德寺五十八世住持。諱祥登，號大年。師事了堂素安。在中國參禪三十餘年。歸國後，應將軍足利義持之請入住山城建仁寺，後移居南禪寺。晚年退隱南禪寺禪林庵。

¹⁷ 南北朝時代臨濟宗僧。諱周郁，道元章。出生相模（神奈川），師事夢窓疎石。入明後歷參諸師。歸國得疎石之印可，住近江金剛寺，任天龍寺二十二世住持。

¹⁸ 山口大内御堀乘福本寺十世住持。

¹⁹ 亦稱「端侍者」。夢窓疎石之法孫。師事天錫周壽。據義堂周信《空華集》卷二及卷八的記載，日本康安三年（1364）左右在圓覺寺修行，曾隨義堂周信游東野州並有詩文的唱和。入明後曾參禪楚石梵琦，住明州的翠峰寺，後在該寺臥病而圓寂。

²⁰ 南北朝時代臨濟宗古林派僧侶。竺仙梵僊之法嗣。遠江人。俗姓藤氏。號木盃道人。在中國達二十三年之久，是有名的中國通五山僧。入元後，任天寧寺藏主，參禪了庵清欲、月江正印、了堂惟一等。參淨慈寺庵文康並任後堂首座。在天界寺時，曾被明太祖指定為校正大藏經的候選人之一。洪武五年（1372）應明太祖之請住鄞縣福昌寺。歸國後歷住山城真如寺、淨智寺、圓覺寺，至德三年（1386）任天龍寺第二十三世住持。翌年的嘉慶元年（1387）任南禪寺第四十六世住持。之後退隱南禪寺內的語心院。著有《木杯余瀝》、《傳燈錄抄》等。

在椿庭海壽回國之前，明太祖就專門召他至奉天殿，就「日本四方遐邇皇運治亂」等政治形勢進行了詢問。²¹因此明太祖對日本是應該有一定的了解的。那麼為何接二連三地遣使至征西府的懷良呢？筆者認為，這並不是太祖的無知，而是出於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即倭寇。

明朝建國的第二年正月，倭寇入侵山東海濱郡縣，並掠男女居民而去。因此，遣楊載出使日本，璽書中曰：

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²²

詔書大致有兩個內容，一是報正統之事，二是諭倭兵越海之由。至於詔書到後來不來朝貢，沒有強求。但有一條，假如不來朝貢的話，請別放縱國民為寇盜。如做不到這一點，則「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可是，接到詔書的懷良親王並沒有買帳，不僅斬殺使者，而且倭寇也仍然囂張。鑒于此，洪武三年三月，再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招諭懷良，詔書中提到：「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中略）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至此，明太祖已經知道倭寇濱海非懷良之意。盡管如此，希望懷良能夠禁寇順命，共保承平。

這次遣使後，懷良也遣其僧祖來進表箋來貢。但是，倭寇的騷擾卻始終沒有停止，這引起了明太祖對懷良禁倭實力的懷疑。以後雖有多次使者入貢，其中也不乏偽使，²³但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因為對於新建的明廷來說，比起日本的稱臣，禁倭顯得更重要。甚至在明太祖眼裏，誰有禁止倭寇的實力，誰就可以被封為「日本國王」。也就是說，當初封懷良為日本國王時，主要考慮到倭寇的根據地位於他的管轄之地，希望他借此封號禁絕倭寇。但事與願違，效果不大。如果克勤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中的所言屬實，那麼可以得知此時的明太祖已經開始覓求其他更為有效的禁倭實力者，即北朝政府。這樣的

²¹ 葉貫磨哉，〈入明僧椿庭海壽評伝〉，《駒沢史学》五號（1956），頁82。

²² 《太祖實錄》卷三十九。

²³ 關於這時期的偽使問題，詳見橋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關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116～152。



話，這次遣使就有了兩個重要目的：一是借護送使節祖來回國之際，授予懷良大統曆及文綺紗羅，以穩住他繼續發揮有限的禁倭作用。二是利用僧侶這一特殊身份，密通北朝政府，以作試探性的交流，從而為取得更有實力的禁倭者作準備。但實際上，明使到達博多時，日本局勢已經發生大變，博多已在今川了俊的勢力之下。因此，明瞭第一個任務不可能實現的情況下，兩位使者千方百計想實現第二個目標。然因沒攜相應的國書而遭到質疑，交涉遇到重重困難。無奈之下，克勤致函給延曆寺座主的承胤法親王，以求得幫助。

但是，學界曾回繞《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的作成時間展開過討論。一種意見認為該書作於克勤來日前，另一種認為是克勤停留九州時所作。根據最近的研究表明，后一種更符合史實。既然是在日本所作，而且是應急求救之作，因此，對於書信中的所言，不能完全排除有虛假成份。也就是說，克勤他們這次出使日本的目的還是針對懷良親王來的，從攜帶的詔書以及大統曆等來看，確實可以佐證這一點。²⁴但誠如上面所說的，他們到日本時，博多已是今川了俊的勢力範圍。因而兩人見機行事，將計就計，說此次來的目的本來就是想見北朝的持明天皇。而且為了防止被懷良親王識破，特以僧人為使並不攜國書，密以告王。這樣的話，一來可以消除今川了俊的疑慮，二來還可以不辱使命。

不管書信所言真假，就因它，祖闡、克勤一行被幕府將軍足利義滿迎進京都嵯峨的向陽庵（可能是天龍寺內的一小寺，亦稱塔頭）。兩個月后的八月二十九日西下，於次年五月返回明都。

二、索求佚書

其實克勤這次出使日本，除了上述的政治目的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向日本求取中國散佚的天台教典。索取書目，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的後半部有詳細記載：

²⁴ 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頁58～62。



今將天臺教典籍散亡數目開其於後，南嶽：《大乘止觀》²⁵二卷、《四十二字門》二卷、《無淨行門》二卷、《三智觀門》一卷、（下同）《次第禪要》、《釋論玄》；天台：《智度論疏》二十卷、《彌勒成佛經疏》五卷、《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彌勒上生經疏》一卷、《仁王般若經疏》二卷、《禪門章》一卷。（下去皆同）《般若行法》、《雜觀行》、《入道大旨》、《五方便門》、《七方便義》、《七學人義》、《一二三四身義》、《法門儀》、《禪門要畧》、《彌陀經義疏》、《金剛般若經疏》；章安：《八教大意》一卷、（下同）《南嶽記》、《真觀法師傳》；荆溪：《止觀搜要記》十卷、《涅槃後分疏》一卷、《授菩薩戒文》、《止觀文句》一卷、《方等補闕儀》。右具在前。洪武五年九月日，瓦官克勤具。²⁶

共計31部、67卷。

日本存有中國散佚的古籍，這早在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中就曾提到。明人也不例外，張鼎思（1543-1603）在《瑯邪代醉編》卷之九〈外國書〉中寫道：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認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聖天子威德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有隨玉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²⁷

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補遺卷四〈著述〉中也提到：

近年癸巳（1953），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秦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全書在倭，宜詔取以補伏生之缺。蓋祖宋時歐陽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語也。時議以為迂，亦罷不行。²⁸

可見，由歐陽修的一首刀歌而引發的徐福賚書說對後世的影響之大。

²⁵ 《佛祖統紀》卷二五〈南嶽大乘止觀二卷〉項下，有如下的一段記述：「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²⁶ 參考上村觀光，〈日支兩國彼我逸存の典籍〉，載於《五山文学全集・別卷》（東京：思文閣，1973），頁1345～1358。

²⁷ 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東京：廣文庫刊行會，1927），頁467。

²⁸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著述〉，頁904頁。



那麼，作為天台宗僧的克勤為何會到日本求取散佚的本宗典籍？他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寫道：

況聞天台之山，國之首刹，為其首者，必國族大姓，勤恃以為同宗之人，苟宜為我濟事，則是天台宗人，能濟兩國之事，兩國之君，必有以侍吾宗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列祖疏記，嘗燬於五代，已雖觀師來自高麗，亦多所未備，我往而詢諸首刹主者，得奉以歸國，後之讀其書，而有必曰，某書由某人得之某人而來，此又興復教藏之功，不專于高麗觀師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學教之人，久而不通，晚以我去而彼來，則澄²⁹、昉³⁰諸師之後，有所繼矣，勤又以此而不辭。

誠如克勤所說，在歷史上，中國向日本求取散佚的天台教典，可以追溯到吳越國錢弘俶（929-988）的時代。廣順三年（953）吳越國使者蔣承勛赴日，帶去錢弘俶以及國師德韶的求書信函，同年七月，日本天台座主延昌應德韶請，派日延隨蔣承勛來華，送歸佚書500卷。六年后的建隆元年（960），錢弘俶再次遣使往高麗、日本求取天台佚書。翌年，高麗僧人諦觀攜佚書入吳越國。³¹

克勤也有可能是受到這次著名的吳越國海外求書事件的啟發，剛好利用這次出使日本的機會，以求取本宗散佚之典籍。值得一提的是，克勤在向承胤法親王致函求書時，送上自己舊藏的、出自宋代名匠之筆並由虛堂智愚（1185-1269）題贊的天台聖像一軸。最後還附上「疏記未全之目，具以別楮，悉望檢內，待命海濱，瞻企極切不宣。」

關於這次求書，其他文獻資料中幾乎沒有記載。因此大致可以認為這是一次因私求書，不是政府行爲。但是，在日本卻反響很大。瑞溪周鳳在日記《臥雲日件錄拔尤》「寬正五年（1464）八月六日」那天記載：「持院梅室來，因話，近時自大明《寶鏡三昧解釋》來。又曰，嵯峨寶光院，有大唐就日本求天台教諸釋書。」³²可見，這次求書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里還是五山禪僧津津樂道的話題。

²⁹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始祖，諡號「傳教大師」。

³⁰ 俊昉（1166～1227），鎌倉初期僧侶，兼修律、天台、禪宗。諡號「大興正法國師、月輪大師」。

³¹ 王勇，〈吳越國海外求書緣起考〉，載於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46～171。

³² 瑞溪周鳳，《臥雲日件錄拔尤》（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156～157。



求書信確實被送至了比叡山，這在尊圓親王（1298-1356）編的《門葉記》（卷二六〈門主行狀〉三「後青龍院宮尊道」）中有詳細記載：

同年（應安五年，1732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書。日本僧椿庭海壽多年在唐歸朝之次，克勤同船云云。近日入洛，聖教目六唐朝欠書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寫給云云。希代之珍事，猶不相應歟。又天台大師真影一鋪送之，虛堂禪師銘云云。

這次求書有沒有成功，不見文獻記載。但是，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以佛書有遺帙，命宗泐引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三年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還朝。姚廣孝和宗泐使天竺取經回朝詩：『曇花瑞現傳天界，貝葉文翻進帝宮。』」³³不知宗泐的這次西域求書與克勤的東瀛求書有何瓜葛或淵源就不甚明瞭了，謹記此史料以供參考。

三、使日經過

這次祖闡、克勤從奉命出發到回國，歷經二年有餘，其中不乏曲折和苦境。《明史·日本傳》中載：「祖闡等既至，爲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對於此，恐是記載有誤，當今的學界也是衆說紛紜。茲利用中日的各種史料與研究成果，對祖闡、克勤出使日本的主要經過作一論述。

首先，祖闡、克勤被遴選爲使者，可謂相當的不易。王守仁在《送勤無逸使日本》³⁴中有「大明建國如唐虞，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之句。而《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中寫道：「遂有選僧奉使之命，祖闡等方承召詣京師，備員修建水陸。事畢眾皆散去，天界住持，

³³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卷十九。

³⁴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09-310。全文如下：大明建國如唐虞，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渺煙水，百萬樓臺海中起。珊瑚珠樹赤松西，玉嶂金峯碧雲裏。重城堅壁鐵不如，衣冠禮樂傳中都。樓船謾說嬴氏使，劫灰不動蒼姬書。白河關高玉繩下，天上靈梅移北野。八袞神師解秦龍，十歲小兒知習馬。自從日姓開封疆，履地不敢稱天王。一君四相替籟沸，本支百世同蕃昌。讀書不貴論王霸，上下唯知尊佛化。尚想兵殘五季余，全奉台書複中複。故人自是吾宗傑，北峯印燈垂六葉。此行豈誇專對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瓶錫辭九重，大颿四月開南風。遊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紅。我訝白雲天萬里，人生生爲當若是。瓦官閣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

乃以在京未散，六人應命，而祖闡二人適中闡選。即不容辭，遂與從行。僧俗主僕六十餘人，渡海舟至五島。」可見明太祖向全國選僧出使日本時，竟有五百人應募。最後剩下六人競爭，僅祖闡和無逸勝出。

關於這次使團的人數，《太祖實錄》、《明史》、《皇明四夷考》、《籌海圖編》皆作「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其中包括兩名通事，一名是鄞縣福昌寺長老椿庭海壽，另一位是杭州天竺寺藏主權中中巽，還有其餘四名使臣的名字不明。但在春屋妙葩（1311-1388）的《雲門一曲》中有一名詹鈺（又作詹鈺）的明使，與上次使者趙秩、本次使者祖闡等一起呆在博多等候季風回國，並與春屋之間有詩文交流。還有一位名王幼倩，姑蘇人。在博多期間，與祖闡、克勤等一起遊覽了博多的吞碧樓並題有詩文。至於吞碧樓，將在後面詳敘。洪武三年趙秩出使日本時，一同前往的除朱本和楊載外，未見上述兩人的名字。因此，詹鈺、王幼倩可能是祖闡使節團的成員。

明使一行僧俗主僕共六十餘人，於洪武五年（1372）「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三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上無驚風，下無駭浪，苟余心之不若是，則佛祖神明，寧宜使安固疾速之若是哉。」³⁵

「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勿釋。」³⁶即登岸之日，博多已是九州探題今川了俊的控制之下。因這次明使隨懷良親王的使臣祖來同來，自然受到懷疑，同時又沒有國書，在沒有明白真相之前，一行被強留在聖福寺。

不料在聖福寺「留滯期年，未獲復命。重秋複暑，衣弊食竭。六十餘人凍餒將死。」³⁷使臣一行在此受到冷遇，處境十分悲慘。但是在此期間，也親眼目睹了今川了俊和懷良之間的戰爭情況，對北朝天皇與幕府將軍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九州探題的性質等日本政情應該有了明確的了解。熬至該年的九月一日，克勤執筆致函同宗門的延曆寺座主承胤法親王，因為這位親王乃北朝持明院之子，希冀得到他的援助而出面斡旋此事。這書信就是前面幾次提到的《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

³⁵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是歲」〈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

³⁶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894。

³⁷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



誠如上述所引《門葉記》中的記載所示，信函在同年（1372）的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已經被送至比叡山了。但根據《續本朝通鑑》卷一四六的記載，翌年（1373）的五月十一日，天台座主尊道「舉覽明國使僧狀，且呈義滿。義滿大驚，遣使於鎮西招之」，這樣一行乃於六月二十九日抵達京都嵯峨的向陽庵。³⁸可是到了向陽庵後，又是被擱置，「具經五旬，未獲一見」足利義滿。明使覺得「此必尚有疑未解者」，因此又致信京都天龍寺住持清溪通徹（?-1385），這就是著名的《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在尺牘中，兩位明使請清溪「具解之，萬望轉達於執事者可也」。這次的信馬上奏了效，八月二十九日幕府就有「可歸唐之由被仰」³⁹之命。⁴⁰從六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剛好兩個月的時間，而明使致信給清溪是在到達京都五旬之後，即八月十日左右，假定足利義滿馬上會見了明使，到下達可以回國的命令實際上最多只有十天左右的時間，這其中還涉及到上表文的製作、使臣和貢物的選定等等工作，因此幕府對於這次外交方針的決策真可謂是雷厲風行。

明使一行在幕府使者的陪同下乘船抵達博多，與前任使者趙秩⁴¹、朱本會合。臺灣學者鄭樑生認為於同年的九月下旬回了國，⁴²這恐有誤。春屋妙葩的《雲門一曲》中有一《與可庸別駕書並詩》，書中曰：

仲冬初，有關西僧來云，十月之季，天寧、瓦官兩和尚，附南海下載舟歸，兩相公同此博多津待風，想發洋必矣。愚聞之悵然不已。今春正月之季，愚徒梵起來，以南渡志告之，始知滯在博多，是天假其便也。不勝喜躍，乃遣愚徒周允同往，問候館下。（後略）歲次甲寅（應安七年）正月廿八日 丹丘隱子某頓首上覆⁴³

³⁸ 室町幕府日記《花營三代記》（作者不明，一說伊勢定彌）載：六月廿九日，大明國仲猷無逸兩人自鎮西上洛，著嵯峨向陽庵。

³⁹ 《花營三代記》同日條。

⁴⁰ 木宮泰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513）中認為，一行於洪武六年（1373）五月二十日從明州出發，五日後，到達肥後的五島，再經五日，到達博多。或許由於這時日本九州正由武家的今川了俊充任鎮西探題，勢力方盛，而懷良親王這年恰好由博多轉移到了肥後的菊池，也許由於他們一行都是僧侶，而且有日本留學生隨從擔任通事，這次沒有受到征西府的阻擋。他們於六月二十九日到達京都，進入嵯峨的向陽院，直到八月二十九日離去，在京都逗留了兩個月。

⁴¹ 陳小法，〈佚存東瀛的趙秩詩文〉，《文獻》103（2005.1）：252~264。

⁴² 鄭樑生，《明史日本傳正補》（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162。

⁴³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雲門一曲》。



應安七年即明洪武七年（1374）。書信的大致意思為：去年（1373）仲冬，聽關西僧人說天寧、瓦官兩和尚來到博多，在此等待季風回國。原想肯定已經回國了，沒想到今春正月，弟子梵超來告，意欲隨明使來中國留學，這才知道明使還滯留在博多。

春屋大喜，馬上派弟子去拜見。很顯然，1374年的正月，祖闡、無逸還在博多。翻檢《太祖實錄》也可以發現，這之前並沒有明使回國的任何記載。出現記載的是在〈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條：「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詔卻之。」這宣聞溪就是足利義滿派遣的使者，應該是隨祖闡、克勤一起來中國的。

那麼，明使一行於洪武六年（1373）的十月就到了博多，可次年的六月才回國。這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村井章介認為，明使到達博多後，在九州探題的監視下一直呆在妙樂寺等待順風，明使抵達京師的時間是洪武七年五月二十九日。⁴⁴小葉田淳認為是廿八日抵達金陵。⁴⁵而佐久間重男認為明使一行儘管受到監視，但沒有忘記出使的初衷，即伺機頒賜大統曆給懷良親王，但最終還是沒能達成使命。⁴⁶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比較小，一是明使身邊始終有足利義滿的使臣相隨，二是此時的懷良親王已是風前殘燭，出奔九州退居肥後了。所以明使沒有必要為此做無謂的冒險了。

回國後，使者向太祖復命，「天顏怡悅，賜白金壹百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為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⁴⁷

四、文化交流

闡等自渝州啓棹，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為中華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

⁴⁴ 今枝愛真、村井章介，〈日明交涉史の序幕—「明国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を中心に〉，《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第一一號，（1976）：1~10。

⁴⁵ 小葉田淳，《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9），頁6。

⁴⁶ 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研究》，頁61~62。

⁴⁷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926。



禪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名刹也）。闡等以無上命，辭之，為宣國家威德，罔間內外，且申所以來使之意。⁴⁸

力辭出任東瀛名刹天龍禪寺住持一職的盛邀，可能是祖闡這次出使最值得自滿的地方，以致《明史·日本傳》以「祖闡等既至，為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頗有對比性的口吻來描述此事。比起國人來，日本王孫色多了。⁴⁹對於上述插曲，各種文獻記載都比較詳細，無需贅述。下面就祖闡、克勤出使期間，與日本文人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作一追蹤。

(一)、詩文交流

1. 與春屋妙葩的唱和

春屋妙葩，日本臨濟宗僧。號不經子。甲斐（山梨縣）人。早年隨夢窓疏石參禪，研究宗意。歷住等持寺、天龍寺、南禪寺，後任僧錄司。日本臨濟宗創業當時，協助夢窓甚力，對於五山文學之發展貢獻頗大。敕號「普明國師」、「智覺普明國師」。著有《智覺普明國師語錄》七卷。他與明使之間的交流，主要載於語錄以及《雲門一曲》中《寄天寧瓦官兩和尚詩並小序》。

愚，壬子秋，遠辱大明天使天寧瓦官二大和尚，附椿庭師書，見惠賤名印子二枚並印象一合、杭扇一把。⁵⁰

壬子（洪武五年、1372）秋，即祖闡克勤到日本不久，就通過椿庭海壽致春屋書信，並送上印章、印象、杭扇。可見當時杭扇在海內外的知名度，不過這也不能排除與克勤的出生地蕭山之間的關係。

⁴⁸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3。

⁴⁹ 當時的幕府執事細川賴之曾兩次邀請仲猷祖闡出任天龍寺住持，第一次是明使還在博多時，第二次是明使住進京都向陽庵後。對明交往持消極態度的細川賴之為何力邀祖闡出任天龍寺住持一職，可能出自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以免春屋妙葩出任住持，借此排擠反對派斯波義將和土岐賴康的勢力；二是想通過只留祖闡而打法克勤回國的行為，向明朝政府表明中日之間的交往希望只停留於宗教和文化層面的消極態度。當然幕府最後匆匆派遣宣聞溪為正使隨同明使一起入明朝貢，這可能是細川賴之派做出讓步的結果。不料使者被明太祖拒絕，對於斯波義將派來說，也是一個打擊。

⁵⁰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是歲」〈雲門一曲〉。



收到祖闡、克勤的書信和禮物後，春屋也通過椿庭海壽致函於兩位明使，信曰：

又天寧闡仲猷、瓦官勤無逸奉使同來，僑于博多。因託壽椿庭書曰：「雖未及見，已聞大名。乃以杭扇、名印印篆，聊表信意。」椿庭亦寄以周伯溫⁵¹、楊彥常⁵²所書春屋、芥室篆字，琦楚石⁵³所題師壽像之贊。⁵⁴

此外，春屋還賦詩兩首以歡迎兩位明使的到來：

寄大明天寧和尚來朝

百世聖明臣亦賢，非虞奸起梗山川。陣雲橫海三千里，殺氣吹天五十年。痛念蒸黎⁵⁵多作鬼，不知邊塞幾回煙。林泉⁵⁶老朽非無意，喜見太平消息傳。

修盟溫故為通津，兩國生靈受賜⁵⁷新。雨露乾坤齊育物，東西日月互推輪。賜衣香暖瑤花雪，禪館定深蓬嶋春。盛花何妨今視古，吾門宗祖大唐人。

山詩代東二首，寄上大明瓦官堂上大和上寶几前，聊供久默一笑爾。⁵⁸

祖闡收到上述春屋的詩文後，亦賦詩一首：

倚韻代東奉寄前席天龍芥室和尚：扶過文殊與普賢，豈分東海及西川。神通遊戲塵沙國，瞬息銷磨億萬年。丹後仍聞新氣象，小倉曾覩舊風煙。水晶念子長船劍，千里持來作信傳。

一從象馭過天津，卻使陳年話轉新，庾嶺⁵⁹趁來遺鐵鉢，雪山歸去棄金

⁵¹ 周伯溫，元代筆工，號玉雪坡翁，饒州人。為人慎重，為元氏左丞。天下亂，流寓胥臺而無所就。然妙於古篆，得趙文敏公遺意，字頗化而玉潤可愛。

⁵² 楊彥常，生卒年不詳，元代詩人，出生杭州武林。

⁵³ 琦楚石（1296～1370），元代僧。明州象山人，俗姓朱，名梵琦，楚石為其字。南嶽下二十世法孫徑山行端之法嗣。十六歲，受具足戒于杭州昭慶寺。其後，得法於元叟行端，先後住持天寧永祚寺、嘉興本覺寺、杭州報國寺。元至正七年（1347），順宗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洪武三年（1370），一喝而寂，世壽七十五。著有《楚石梵琦語錄》二十卷等。

⁵⁴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是歲」〈寶幢開山智覺普明國師行業實錄〉。

⁵⁵ 蒸黎：百姓、民眾。《晉書》卷六〈元帝紀〉：「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亦作「烝黎」。

⁵⁶ 林泉：林木泉石。比喻退隱的地方。

⁵⁷ 賜：敬詞。稱別人所贈的東西或恩惠。

⁵⁸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⁵⁹ 庾嶺：山名。位於江西省大庾縣南，五嶺之一。為往來嶺南、嶺北間的交通要道，藏錫礦，嶺上植梅。亦稱為「梅嶺」、「大庾嶺」。



輪。舊房松影還東指，別墅⁶⁰櫻花遶屋春。大法東流當像運，典刑政藉老成人。四明天寧祖闡再拜。⁶¹

春屋寄給克勤的歡迎詩爲：

寄大明瓦官講師來朝

吾朝舉國知歸法，聖祚綿綿民所憑。三百尺金南寺佛，十千餘錫北山僧。當初叡願堅磨鐵，近世危機薄履冰。否泰時乎耆老去，真風誰復勉旃興。為法忘軀來此土，披雲蚤晚見佳期。世塗通塞非今日，教道流行況有時。袍裊⁶²天香辭北闕，針浮霧海指南師。人生叔末感緣遇，藏裏摩尼開示誰。⁶³

針對上述詩文，克勤也作偈二首：

次韻偈二首，奉答前天龍堂上芥室和尚，用伸遠意。瓦官克勤戴拜。短札曾裁剌曲藤，魚沉雁杳竟水憑。扶持象運惟諸老，修學吾宗尚幾僧。鶴髮已聞吹似雪，鷗盟⁶⁴只覺冷於冰。杲公莫恨南行遠，叢社歸來見中興。

丹後高居我所思，三年不見共幽期⁶⁵。向來事業專當代，老去聲名倍昔時。緇素⁶⁶萬人稱弟子，東南一國見宗師。獨承遠寄陽春曲，天地寥寥和者誰。

歲次甲寅三月廿二日書於石城之東齋。水精數珠、刀子，並如書目領訖，三月廿二日，克勤惶恐拜報。⁶⁷

此外，祖闡還有和韻一首：

春屋和尚

箭鋒相拄針投芥，妙用神機常自在。間不容髮綽有餘，毛端吐吞塵刹海。道人一室無那同，具大具小相混融。四壁寥寥洞冰雪，六窓面面含虛空。

⁶⁰ 埜：「野」的古字。《玉篇·土部》：「埜，古文野。」

⁶¹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⁶² 裊：以香氣薰衣。韋莊《和鄭拾秋日感事一百韻》：「寶裝軍器麗，麝裊戰袍香。」

⁶³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是歲」〈智覺普明國師語錄〉。

⁶⁴ 鷗盟：形容隱居江湖的人，與鷗鳥為伴侶，如有盟約。陳造《次丁嘉會韻》二首之二：「百年袞袞須今日，歲晚鷗盟要重尋。」

⁶⁵ 幽期：隱居的期約。

⁶⁶ 緇素：指僧俗。僧徒衣緇，俗衆服素，故稱。

⁶⁷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道人閒居好心事，聊與文殊譚不二。空中五色天華飛，是病非病空相議。
乾坤不動萬象間，扶桑若木蓬萊山。金烏玉兔相循環，到底不出一芥間。
青龍甲寅三月既望，四明天寧桴菴祖闡。⁶⁸

克勤爲春屋作《芥室銘》：

芥室銘並引

芥室者，前天龍菴公禪師別稱也。師為夢窓心宗國師弟子。國師化行一國，聲振遠邇，及其遷化，嗣其法不墜其後者，師一人爲上首。將相胄族，士民子女，稟法受戒，不斥千萬，何其偉歟！而乃以芥名其室者，此以小大互顯毫剎相融之謂也。因取其意，作芥室銘：惟芥之微，塵之隣虛。匹似須彌，鉅細夔殊。情計乃然，理視如如。安處縱橫，以樂以娛。淨名維神，盈丈充居。詎若一芥，廣袤祐餘。時甲寅歲三月廿有二日，中國南京瓦官克勤撰。⁶⁹

2. 周允餞別詩

周允，春屋妙菴的弟子。春屋聽說明使暫泊博多，就遣周允特來問候。周允在博多停留一旬左右，期間與明使趙秩、朱本、祖闡以及克勤等之間多有詩文的交流。當其即將回歸丹後之際，明使紛紛作詩送行，下面介紹祖闡、克勤的餞別詩各一首：

奉依春屋和尚偈韻送允上人歸里

兩足何消七寶蓮，衲僧無處不生緣。空中石馬蹄捎月，海底泥牛角指天。
一宿曹溪⁷⁰癡鈍⁷¹漢，三登投子老婆禪⁷²，迢迢莫問他人覓，密意分明在汝邊。四明天寧桴菴祖禪。⁷³

送周允上人歸丹後偈序

前天龍芥室菴公禪師，聞予與桴菴將還中國，乃遣其弟子周允上人，自

⁶⁸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⁶⁹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⁷⁰ 曹溪：禪宗南宗別號。以六祖慧能在曹溪寶林寺演法而得名。

⁷¹ 癡鈍：指韜晦藏拙。

⁷² 禪林中，師家接引學人時，一再親切叮嚀之禪風。老婆禪一語，或有輕蔑之意，以師家當依學人根性，善巧接化；若一味說示，過分關切，恐有礙學人自行探索，開發智慧之機會，實有悖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宗旨。

⁷³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丹後來博多，通殷勤道問訊，仍以偈送其來。上人言貌簡靜，姿性純淑，誠受道器也。居旬日，朝夕必候謁館舍，乞所以餞還之語。予方以王事紛惚，歸期速迫，固無餘力及之。然逾越山海，奉師命慕遠人而至，苟可拂其請哉。因和乃師之偈，囑其歸省。偈曰：汝師已種遠公蓮，送汝西游了淨緣。處處腳跟行實地，人人頭上戴青天。只消向日三番打，何用諸方五味禪。一宿仍歸丹後去，扶桑依舊日東邊。歲次甲寅三月廿又二日，中國南京瓦官克勤。⁷⁴

3. 無名者

在與祖闡、克勤交往中，還有不留名的詩文，一併記於此以作參考：

寄四明天寧仲猷和尚

• □□□桃洞春，甲寅芳訊感情深。玄□□□□親勸，此地何藏二兩金。

寄大明瓦官無逸講師

癸丑緘書達甲寅，報章千里謝恣恣。慈航東棹三韓月，雲蓋西回萬國春。遙想雨花飛寶所，應吹甘露滌炎塵。南游諸子嚮風化，一會靈山儼若人。

⁷⁵

(二)、作序寫跋

1. 《諸偈類要》序

《諸偈類要》為希杲所著。希杲，字東崗，生卒年未詳，相州（相模、今神奈川縣）人，臨濟宗大覺寺派僧，天龍寺首座。希杲廣探經律論部，旁及宗門典籍，集一百偈成《諸偈類要》七卷。一日持書來到向陽庵，請祖闡、克勤為其書作序以助廣其傳。克勤、祖闡分別於洪武六年（1373）八月四日和中秋，作了序文。⁷⁶

克勤的序如下：

余嘗病吾徒之學禪教律者，遽以所宗之異而忘於先佛之同。言行說默，於戲痛哉。夫佛法譬猶人之有身也。禪教猶四民之業，雖異□□養身，

⁷⁴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⁷⁵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⁷⁶ 玉村竹二，〈諸偈類要をめぐる諸問題〉，載於《岩井大慧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1）。



律猶禮也。人而□□具，近於禽獸。僧不知律，非特為流俗而已，則將近於魔外。故僧無禪教，必先知律。佛囑以滅後比丘當以波羅提木叉⁷⁷為師者，蓋此也。日本天龍杲公首座，禪流也。廣探經律論部，旁及宗門典籍，得一百偈。上而陞殿入堂，下而登溷洗足。僧所謂一事一偈，目之曰諸偈類要。鈔梓印行，用濟象季。使因言而見諦，由事而得理，推己而及諸物，可謂會諸宗之異，而歸先佛之同者也。一日持以過余向陽精舍乞言，以助廣其傳。余作而謂曰：此書之言，佛祖之言也。斯人之心，佛祖之心也。人欲使之不傳，不可得。況欲其傳者，豈又待余於言哉！遂焚香，披誦一過而歸之。首座，名希杲，字東崗，日本之相州人。歲癸丑秋八月四日，中國南京瓦官釋克勤敘。⁷⁸

祖闡的序文如下：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一大藏教言也。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身言之也。昧者不知先聖，故於行事之際，而各益之以偈，是猶重說偈言也。東崗杲首座，會集經律中諸偈，始自睡起，終於入塔倡衣，通一百則，凡七卷，目之曰諸偈類要。繡梓以惠後人。然而覽是編持是偈，而於行事之際，知所以行事，則豈非因言而顯道哉！龍集昭陽赤奮若中秋。四明天寧桴菴祖闡跋。⁷⁹

2. 為心翁中樹詩軸作序

應安六年（1373）八月廿三日，心翁中樹向義堂出示寄春林的詩文，中有克勤作的序文。義堂對其中的「白雲千疊人何在，黃鳥一聲山更深。」之句特別欣賞。⁸⁰

⁷⁷ 波羅提木叉：凡內容羅列戒律項目的律典，皆稱為「波羅提木叉」。印度在布薩日時，於僧眾前讀誦之，以使比丘自省或討論是否犯戒，是否應懺悔。一般稱為「戒本」。或譯作「波羅提目叉」、「婆羅提木叉」、「般羅底木叉」。

⁷⁸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諸偈類要敘〉。

⁷⁹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諸偈類要〉。

⁸⁰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略集——中世禪僧の生活と文学》（京都：思文閣，1982），頁139。



3. 修改建長寺⁸¹眾僧的詩文並作跋

入明僧介然中端歸京之際，建長寺眾僧作詩以送。克勤不僅修改了此詩稿，還作跋曰：「余初不知何處作者，及詢來由，乃知關東建長諸公。適歸期所迫，不及詳細勘當，而有義堂老和尚作乎。若在此內，必爲之見唾啖，惶恐惶恐。勤」⁸²

(三)、授予字號

1. 為昭上人更字

根據義堂周信《空華集》十六的記載，昭上人乃京師華胄，自幼歸釋。禮薊山爲受經師。日本應安六年遇見祖闡和克勤，請求兩位明使更字作銘。因此，祖闡爲其更字曰「思晦」，克勤作銘。但是，昭上人嫌祖闡更的字不諧俗，來請義堂周信更正且爲說。後義堂爲其更字「雲章」並爲銘。⁸³

2. 授番易一藝字號

義堂周信《空華集》十七載，祖闡曾爲授番易一藝上人字曰「文仲」。⁸⁴

3. 為掌珍書道號。

掌珍，東福寺藏主。祖闡曾爲其書道號「無價」二大字。⁸⁵

⁸¹ 位于鎌倉市的臨濟宗建長寺派本山。山號巨福山。1253年由北条時賴創建。開山蘭溪道隆。列鎌倉五山第一，和圓覺寺為關東禪寺的中心。

⁸²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略集——中世禪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47。

⁸³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昭上人更字說〉。

⁸⁴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文仲說〉。

⁸⁵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道號二大字〉。



4. 授中舜直歲道號

日本永和二年（1376）五月八日，中舜直歲向義堂周信求「古趙」號頌。義堂問此號從何得來，中舜說是唐僧無逸克勤公所授。義堂則說無逸乃博雅君子，恐不會以「古趙」為號，懷疑中舜將「韶」誤聽為「趙」了。⁸⁶

5. 為天麟普岸授道號並銘

釋普岸上人，四國阿陽湯人，齒壯而好學。嘗遇中華沙門瓦官無逸勤公，字之曰「天麟」，而為銘。蓋義取諸麟步天岸，或梁寶誌稱徐陵⁸⁷為天上石麒麟云者。⁸⁸

6. 為斯波義將作道號頌

斯波義將（1350-1410），室町時代的武將。任管領期間為整頓幕府制度、鞏固幕政的基礎做了努力。與上述提到的細川賴之為當時幕府的兩大派別而對立。與細川派相反，斯波派積極主張與明朝建交往來。據義堂周信《空華集》十四的記載，斯波義將號「雪谿」，中巖圓月（1300-1375）曾為之說。無逸克勤亦為之作詩一首。⁸⁹

(四)、題畫

在日期間，祖闡、克勤還為不少美術作品題過讚，⁹⁰主要如下：

1. 釋迦三尊像：

乘獅子執如意，騎象王看白紙。中間有個頭陀，腦後圓光著地。看來品字間座，難道靈山一會。天寧比丘祖闡拜讚。⁹¹

⁸⁶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略集——中世禪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70。

⁸⁷ 徐陵（507～583），字孝穆，南朝陳鄴（今山東省鄒城縣西南）人。仕梁陳二朝。詩文辭藻綺麗，與庾信齊名，號徐庾體。有「天上石麒麟」之稱。著有《玉臺新詠》、《徐孝穆集》。

⁸⁸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天麟說贈岸侍者歸京南禪〉。

⁸⁹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雪谿序〉。

⁹⁰ 海老根聰郎，〈仲猷祖闡・無逸克勤の來朝と其の著贊作品〉，載於《美術研究》287(1973.10)。

⁹¹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釋迦三尊像〉。



2. 花鳥圖：

占得韶光一段奇，好花過雨濕胭脂。名園多少禽聲碎，何似枝間聽畫眉。

祖闡⁹²

3. 地藏菩薩像：

本地甚深，闕藏冥密。以此為名，以此為實。故得跌靦千葉之蓮，手秉六環之錫。於八寒八熱徧入徧出，與冥王獄吏如膠如漆。是迺普現色身之餘事，百千方便之一術者矣。瓦官比丘克勤拜讚。⁹³

4. 僧乘馬圖贊：

絹畫《僧乘馬圖》為應安六年淨山藏主所作，長九寸八分，高四寸四分。現藏崇福寺。因外題「圓悟墨跡」，疑出自克勤之手。⁹⁴

(五)、題吞碧樓

吞碧樓位于博多妙樂寺內。妙樂寺因靠近博多灣，與聖福寺、承天寺等經常作為當時外交使節的宿泊之地而聞名。在遣明使日記《允澎入唐記》的享德元年（1452）壬申五月五日條中也有關於此寺的記載：「船至筑前博多，憮妙樂寺。」該寺的吞碧樓上有各國外交使節、隨從以及名人的題詞。⁹⁵祖闡、克勤在博多期間，也到過吞碧樓，有詩為證：

⁹²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花鳥圖〉。

⁹³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像〉。

⁹⁴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墨跡之寫〉。

⁹⁵ 明人清澗蘭江就有《吞碧樓在日本九州》一詩，詩曰：「九州城曲樓三層，披襟禦氣歎吾登，窗開曉色拂桑樹，簾捲夜光橫玉繩，上頭端堪謁紫府，下面更可窺玄庭，天帝垂衣日杲杲，海龍穩臥雲冥冥，方壺三神指顧裏，渤澥百穀琉璃明，樓身飲露老亦足，理亂黜陟無關情，時聽玉管鸞鳳鳴。」（伊藤松，《鄰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杭州府靈隱禪寺住持豫章釋來復因入元僧無我省吾之請撰有《石城山吞碧樓記》：「樓在博多津，今已墟矣。吾無我上人，搏桑產也，參歷中國有年矣。一日謁余而告曰：『吾受經之地，瀕於東海，四顧混然，水雲一碧。嘗作小樓，為先師月堂禪燕之所，因顏曰吞碧。以識其勝，敢請師一言記之。』余曰：『噫，子之所謂吞碧者，獨有見於海乎？海于虛空，其猶印水耳，即一隙而窺其明，舉一滴而測其廣。虛空亦大海也。然則孰為優劣哉？蓋虛空之量，包括無外，空體廓周，充徧法界，紺潔虛朗，如淨琉璃，觀之不無，攬之不有，心存目寓，融接無邊。吞碧之義，豈不有得於是乎？雖然空不自空，即空是色。色不自色，即是空。空色一如，無染無裸，故知如來妙心，菩薩妙色，皆同一真，非有□法。譬之普賢毛孔，世

寄題吞碧樓 祖闡

石城高倚翠雲端，吞碧層樓宇宙寬。地縮九州連五島，水通百濟極三韓。
華鯨吸盡珊瑚出，金翅分開渤海乾。巨浸由來有源委，晚潮推月上危樓
欄。⁹⁶

又，克勤的詩文如下：

石城高閣出雲端，下吸滄波萬頃寒。目短蓬萊孤髻小，掌平弱水一盃寬。
金烏曙色僧鳴磬，白雁秋聲客倚欄。莫怪多情王祭賦，三年隔海望長安。

97

此外，祖闡出使日本時還得到一方寶硯，可能是哪位日本友人的饋贈品。祖闡持硯請戴良作銘。銘曰：「僧闡（天寧寺祖闡）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為銘。銘曰：『懿茲研產東夷，為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⁹⁸

五、遣明使成員

最後，論述一下隨這次明使來中國的遣明使節和入明僧。《太祖實錄》上說「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貢馬及方物。」《明史·日本傳》作「是年（洪武七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聞溪等齎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

間種種名像等物，悉入其中，無有留礙。登斯樓者，作是觀已。乃至百億利土，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帝青光明，洞照眉睫，曾何有間於毫芒也哉！」余以是說，記吞碧之義，上人其諭之否乎？嗚呼，天下好樓居者多矣。吸光飲綠，然率以燕酣相歡，鮮有休息於禪悅者。今上人獨見於道，而識以吞碧，則斯樓高顯殊特，慈氏之官，不為侈矣。余記之何辭。洪武歲在闕逢接提格春二月二十有四日，杭州府靈隱禪寺住持豫章釋來復記。」（伊藤松，《鄰交征書》二篇卷之一）

王幼倩有詩曰：「嵯峨古刹雲深處，高築層樓枕海濱。近檻日輪紅似火，上牕月色白於銀。風平水漲玻璃滑，雨過山圍翡翠新。客底不辭頻眺望，浪聲能滌耳中塵。」（伊藤松，《鄰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朱本詩曰：「高樓百尺拂虹蜺，十二欄干北斗齊。雨過晴雲連碧海，雪消春水漲銀溪。吟邊綠樹排簷近，枕上青山入戶低。定起更知秋夜後，怒濤推月上丹梯。」（伊藤松，《鄰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詹鈺作詩曰：「飛樓突兀聳晴空，浩浩乾坤一望中。遠對好山青不斷，下臨滄海碧無窮。穀陵不變千年舊，輪奐重開百尺雄。獨倚危樓倍蕭爽，東風目送數行鴻。」（伊藤松，《鄰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⁹⁶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16。

⁹⁷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16~317。

⁹⁸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六〈清瀧硯銘并序〉。

而無表。」而宋濂在《恭跋御制詩後》中有「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⁹⁹之語，同《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中為「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¹⁰⁰可見，淨業、喜春這兩位僧使的名字是一致的，問題是另一位到底是「宣聞溪」或「聞溪宣」還是「圓宣」？實際上這是同一人，只是不同的稱謂罷了，全名為「聞溪圓宣」，擔任本次的正使。至於宋濂說的「總州太守」就意思不明了。¹⁰¹佐藤秀孝認為「聞溪」為道號，「圓宣」為法諱，是與曹洞宗宏智派東明慧日（1272-1340）關係極深的禪僧，乃足利義滿派遣的使者。¹⁰²木宮泰彥推測為奉戴懷良親王的菊池武政所遣。¹⁰³筆者認為係足利義滿所遣更為妥當。根據中巖圓月《東海一漚集》卷六所收的契中玄理尺牘，知他於洪武八年（1375）初回到日本，其餘不明。

淨業，亦稱「子建淨業」，初名「去病祖訓」，中巖圓月的弟子，曾住建仁寺中巖圓月壽塔的妙喜庵，任藏主一職。留有膾炙人口的《護花鈴》詩：「掖外郎當風力斜，寧王心護玉皇家。漁陽烏鵲猶狼藉，蹴落沈香亭畔花。」客死中國，在明時留有「不識何山松竹底，又添一箇土饅頭。」之句。¹⁰⁴關於淨業，玉村竹二有過詳細的研究。¹⁰⁵

至於喜春，由於資料缺乏，經歷不甚明瞭。推測為大喜法忻之弟子，和中巖圓月乃同門之僧。

日本東福寺靈雲院藏的《萬法語》中，有明僧季潭宗泐的《日本比丘淨業請為亡僧周寂等對靈小參》一文。從標題可見，此小參為應淨業所求的祭文。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序，第二部分為偈，第三部分為亡僧的名單。因文章較長，茲摘錄最關鍵的亡僧名單於此：

⁹⁹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926。

¹⁰⁰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894。

¹⁰¹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頁261。

¹⁰² 佐藤秀孝，〈入明僧無初德始の活動とその功績〉，《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五十五號（1997.3）：149-205。

¹⁰³ 木宮泰彥，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514。

¹⁰⁴ 上村觀光，《五山文學全集·別卷》（京都：思文閣，1973），頁438~439。

¹⁰⁵ 玉村竹二，〈建仁寺妙喜庵看察子建淨業小伝〉，載於玉村竹二著，《日本禪宗史論集》上（京都：思文閣，1976）。



亡僧十人，周寂、正肇、至道三人到天界亡；用怡、一桂、善資三人，海中舟亡；良穗、建萃二人，明州正慶寺亡；明輔，明州天寧寺亡；淨見，越州舟中亡。因業上主請，書小參。洪武七年七月十有一日 天界住山 宗泐書¹⁰⁶

爲什麼會怎麼多人死亡？第一段的序文中有「今日本國諸比丘周寂等十人，跋涉鯨海，觸冒酷暑，遠自其國來此參禪，道途辛苦，因致斃。」真可謂是爲法忘軀，值得敬佩。淨業出面爲十名亡僧求祭文，看來他們是隨淨業一起來明的。

細檢中日各種史料，可以發現這次來明朝的日本人，除了上述之外，還可以發現一些綫索，茲介紹幾位如下：

無初德始（?-1429）。明末《補續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載：「德始，字無初。信州（今日本長野縣）神氏子。幼聰穎，不好弄。遇群兒嬉戲，輒避匿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大比丘一公，祝髮爲沙彌。逮長，詣山城諸刹，既進具。坐探群書通大意。（中略）因請於其王，得隨國使宣聞溪詣闕朝貢，館於天界寺。」後來聽說聞宣溪得旨還國，但是德始卻同數名同胞，奏請太祖同意，願意繼續留在中國參禪求法。首謁季潭宗泐，掌管內記。洪武十一年，宗泐奉命出使西域。德始失所依怙，就與同胞游遍名山大刹。曾寓居北京順天府宛平縣的慶壽禪寺。洪武十五年（1382）獨庵道衍（還俗名姚廣孝、1335-1418）收德始爲法門猶子，延致丈室。洪武二十三年（1390），謝絕道衍的挽留，德始巡禮了著名的佛教聖地峨眉山，後赴成都，受到獻王朱椿（1372-1423）的禮遇，並使朱椿皈依佛門。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端陽日，書寫《嵩山祖庭少林禪寺住持淳拙禪師才公塔銘有序》。洪武二十九年（1396）一說應獻王朱椿的邀請，德始入成都彭縣大隋寺，並出世開堂。洪武三十一年（1398）左右住成都灌縣飛赴山下的飛赴寺，達七年之久。永樂初，應道衍之邀，德始來到北京順天府，並入住此時已升太子少師的道衍邸宅。永樂六年（1408）任順天府平坡寺住持。兩年後離開，但後來不知何故再次入住平坡寺。永樂十年（1412）奉朱棣之旨住順天府宛平縣的龍泉寺。1412年被任命爲北京

¹⁰⁶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四月十一日」條錄有全文。



西山潭柘寺第三十三代住持。宣德四年（1429）九月於龍泉寺的金剛室圓寂。在明達五十五年之久。¹⁰⁷

還有一位就是簡中原要。原要（又作「元要」、「玄要」），字簡中，生卒年不詳。俗姓藤氏，出身貴族。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之，國師為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寺，與聞在庵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憇止南京大天界寺。」¹⁰⁸入明後聽說江西多祖師道場，欲往巡禮。臨行前，同胞範堂令儀為其向宋濂求取《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并序》。

此外，還有幾位日僧也值得我們一記，可能都與春屋妙葩有關係，分別為梵超¹⁰⁹、周允¹¹⁰、中應¹¹¹、圭侍者¹¹²、某禪人¹¹³、珠侍者¹¹⁴。他們曾都有意入明，但最後結果不得而知。如過成行的話，相對於宣聞溪、淨業等公派使者來說，他們應算是因私留學吧。

《太祖實錄》「洪武七年」有關日僧來明的記載中，除宣聞溪一行外，還有以下幾條：

六月乙未朔，是時其臣有志布志嶋津越後守臣氏久，亦遣僧道幸等進表，

¹⁰⁷ 參考佐藤秀孝，〈入明僧無初德始的活動とその功績〉，149～205。

¹⁰⁸ 羅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1080。

¹⁰⁹ 春屋妙葩弟子。春屋在應安七年正月廿八日致趙秩的《與可庸別駕書並詩》中有「愚徒梵起來，以南渡志告之。」《智覺普明國師語錄》七〈偈頌〉中有名為〈示小師梵超禪人南游〉一首，詩曰：「去扣百城知識門，通方眼在草鞋跟。他時蹈著來時路，徹底知吾不說恩。」

¹¹⁰ 春屋妙葩弟子。趙秩在送周允回丹後的序文中，有一段關於勸周允渡明的對白：「允謂余曰：允洛邑人也。少年受業天龍，侍師座下，受授之益，拳拳服膺。每有南游之志，而未得與君同舟航，是所為恨。余謂允曰：汝乃五陵公子，汝父母兄弟愛之戀之，南游志何得而遂之乎？允答曰：豈不聞釋迦文逃王城而入山，學道成佛。但人有志而事竟成，君言何戲之有？余忻然而愈加美之，愈加敬之。余更祝之，後約勿食言，是所願望也。」

¹¹¹ 春屋妙葩弟子。趙秩在洪武甲寅四月十一日的《天龍堂上春屋善知識尊禪宿和尚法座》中有「更有梵超渡中國之旨，唯唯是命不敢後也。中應南游之志頓起。今擬同舟，但不得法旨，故秩稟告。」可能聽說同門的梵超要渡明，中應的渡明之志也頓被激起。

¹¹² 《智覺普明國師語錄》六，〈偈頌〉中有名為〈示圭侍者南游〉一首，詩曰：「三喚機先便下山，男兒打就鐵心肝。大圭元繫衣中在，知識門頭試獻看。」

¹¹³ 《智覺普明國師語錄》六，〈偈頌〉中有名為〈示禪人南游〉一首，詩曰：「雪後千峰春又回，南游興入嶺南梅。祖師在汝腳跟下，百草頭邊薦取來。」

¹¹⁴ 《智覺普明國師語錄》七，〈偈頌〉中有名為〈送珠侍者南游〉一首，詩曰：「三喚聲中已脫麟，圖南志氣自起群。行行記取榮旋路，跨海天橋日下雲。」

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中略)先是，上賜日本高宮山¹¹⁵報恩禪寺僧靈樞袈裟，至是靈樞亦遣其徒靈照謝恩，貢馬一匹。

乙卯，日本國僧宗嶽等七十一人，游方至京。上諭中書省臣曰：「海外之人慕中華而來，令居天界寺，人賜布一匹為僧衣。」¹¹⁶

短短的時間裏，日僧頻頻來朝，並且一次性把這麼多的日僧安排在天界寺，可見天界寺是當時中日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但是，入明僧久庵道可(僧可)¹¹⁷在歸國後一次與義堂周信的談話中透露了一條關於天界寺的重要信息：「近年大明禁日本僧行脚，皆集在天界寺，不許妄出入及看俗書等。」¹¹⁸由於入明僧實在太多，所以全部集中在一個禪寺中以便管理。但國內當時可能夾雜著倭寇騷擾的原因，對日僧的管理是比較嚴厲的。有的日本學者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軟禁，並以此為界線，明廷大大限制日僧的自由來往。

以上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使團，筆者認為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內在聯系的，甚至可能是一起來的。這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因為洪武三年使日的趙秩在為送春屋妙葩弟子周允回丹後¹¹⁹的序文中寫道：

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寧禪師、瓦官講師，奉使闡揚佛教。遣余輩諭毛人，同其來。二師面王陳法，王謂日本、毛人一體，使祖公復命天子，同使僧、使官歸朝。有僧慕游中國者數百輩，皆俊雅之徒，亦有未及冠年者，咸忻然趨從而往。可謂知佛法之廣大也歟。¹²⁰

可見當時有志入明的日僧確實極多，達數百人，其中甚至有未及冠年者。但是他們由不同的人派遣，懷著不同的目的、分屬幾個使團入明。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同樣是這年的戊午，日本國以所掠瀕海居民一百〇九人來歸。筆者認為這也許是某個使團獻給大明王朝的見面禮。

¹¹⁵ 位于福岡市南區。

¹¹⁶ 《太祖實錄》同日條。

¹¹⁷ 久庵道可(?~1417)，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時代臨濟宗之僧，建長寺七十三世、圓覺寺七十二世住持。諱僧可，道久庵。諡號佛印大光禪師。相模鎌倉(神奈川)上杉憲將之子。師事鎌倉圓覺寺無礙妙謙並承法嗣。入明參禪，歸國後任圓覺寺住持，後轉住建長寺。並出任實際寺開山。

¹¹⁸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略集——中世禪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08。

¹¹⁹ 現京都府北部。

¹²⁰ 《大日本史料》，「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條。



結語

關於祖闡、克勤這次出使日本的成效，明代葉向高（1559-1627）在《蒼霞草》卷之十九〈日本考〉中說：「上亦遣仲猷克勤二僧往諭，然其為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¹²¹看來，儘管宣諭了日本，可倭寇的騷擾卻依舊如故。但是，僅憑此來評價這次遣使的成敗還是有失公允。在此，結合上述提到的兩個重要史料《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和《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對已顯冗長的拙文作一小結：一、不能因不載《明史》等而輕易否認洪武元年的日本遣使招諭。祖闡、克勤的兩封書信不僅為此提供了第一手佐證材料，而且也解開了他們本次出使中的不少疑點；二、對於剛剛建國的明朝政府來說，禁止倭寇是對日政策的首要任務；三、禁止倭寇—日本國王—朝貢貿易三者之間是一種互存關係，即日本國王必須禁止倭寇，同時只有日本國王纔有朝貢貿易的資格；四、明初中日民間人員往來的規模大且相當自由，尤其是入明僧人數眾多，可以稱得上是有明一代的高峰期。但洪武七年批量入明的日僧可能是使明廷接納態度發生轉變的契機。五、明朝政府的使臣第一次正式與日本北朝政府接觸，而且幕府也第一次派遣了遣明使。雖然被卻但為今後兩國的建交奠定了基礎；六、出訪使臣的歸來，為我了解日本提供了最新情報，使明廷對日本的政情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這為以後有的放矢地制定對日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¹²¹ 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頁657。

